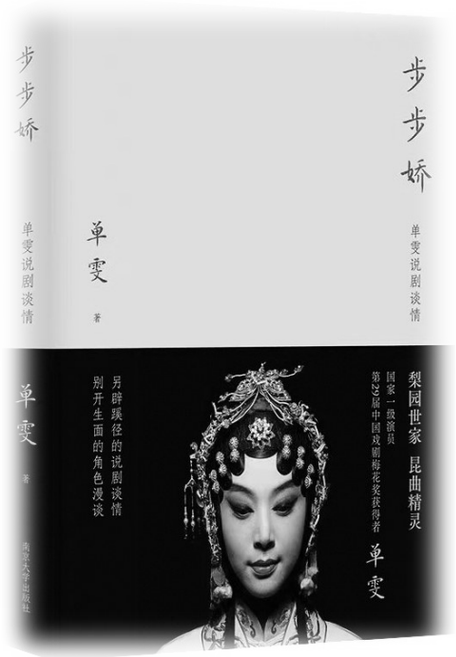
品鉴坊

《步步娇》：花容月貌，别开“旦”面

单雯



阅读提示

《步步娇：单雯说剧谈情》是一本读懂昆曲百年文化的通俗小书。本书用现代女性的视角深剖古代不同女性的跌宕命运，对杜丽娘、李香君、杨玉环等12名家喻户晓的女性形象及其情感关系做了细致入微地解读。作者从自身舞台表演经历出发，叙述自己对昆曲传统经典剧目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处境、命运的独到理解，文字细腻流畅，富有表现力。全书图文结合，相得益彰。

■ 单雯

2019年，我在步入而立之年之际，获得了第二十九届中国戏曲梅花奖。从我10周岁进入江苏戏曲学校昆剧科学习以来，转眼间已20年。此时我萌生出写一本昆曲随笔的想法，这也算是对我之前昆曲人生的一段记录。

传统戏曲中女性的自我解放

这本书里写些什么呢？我不想说这20年来自己学习有多用功，“梅花香自苦寒来”，每个职业戏曲演员都会为了台上那三分钟付出巨大的努力。昆剧虽说是中国的“百戏之祖”，集中国传统文学、音乐、美术等文艺之大成，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又是我国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剧种，我的恩师张继青，还是第一位获得梅花奖榜首的戏曲演员。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观众而言，昆曲还是一项较为小众的艺术，了解的人群并不算多，社会影响力也不够大，所以大力推广昆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告诉大家，昆剧不仅具有传统美，而且还在与时俱进地发展。于是我便选取了我所饰演过的12位女性角色，通过我的双重视角——既是故事的演绎者，又是一名生活在当下的现代女性，来叙述她们的故事。“步步娇”原本是昆曲里常用的曲牌名，我希望用这12位多姿多彩的女性故事，带领大家一步一步地走进昆剧世界。

在传统戏曲中，女性角色常常受到男性的压制和限制，被刻画成柔弱、被动的形象。然而，通过现代女性视角的解读，我们可以对这些女性角色进行重新审视和理解。首先，传统戏曲中的女性常常被描绘为家庭的依附和牺牲者。然而，在现代女性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敢。她们在面对困境和压力时，展现出对生活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解放的努力，而不是仅仅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其次，一些传统戏曲中的女性角色也具备了强烈的个性和追求自身理想的意愿。她们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积极的行动，不再完全依赖男性的支持和保护。她们通过努力学习和自我提升，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和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再次，传统戏曲中的女性角色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变革和女性解放的象征。她们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追求自由的心态，向观众传递了女性独立、平等和自主的理念。这使得传统戏曲不仅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更成了反映社会变革和女性权益的媒介。

12位生动鲜活的女性角色

这12位女性角色，有些是打破人们的固有认知的。李香君是我工作之后主演的第一部大戏《1699·桃花扇》中的女主角，她是明末秦淮河边的歌伎，她与男主角侯方域结合，看重的并不是对方“官三代”的身份，她认定的是侯方域复社领袖的政治身份，看重他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因此，李香君在得知侯方域的梳拢之资为魏阉成员阮大铖所赠时，能够毫不犹豫地从头上拔下发簪，脱掉身上的罗衫，并把这些还给了阮大铖。她还劝慰侯方域：“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李香君不同于《占花魁》里的莘瑶琴，也不同于《绣襦记》里的李亚仙，更不同于《玉堂春》里的苏三，李香君的故事不逡巡于男女的小情小爱之中，她亦侠而慧，林语堂曾经评价过李香君：“气义照耀千古，羞杀须眉汉子。”李香君敢爱敢恨，不畏强权，还有着鲜明的政治见识。这在古代女性群体中十分难得，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品质也十分突出。

这12位女性角色，有些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走进她们内心世界的。《长生殿》讲的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其实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始，到白朴的《梧桐雨》再到洪昇的《长生殿》，李杨二人在这个故事中的分量是不对等的，就如同在帝妃爱情中，双方本就不是势均力敌一样。在文学作品中，杨玉环的形象更像是为塑造唐明皇而服务的，人们对杨玉环的评价更多的是美貌与才华并重，但她只有这些特质吗？我们真的忽略了杨玉环远比想象中要丰富得多的内心。我们只看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却忽略了杨玉环为国家的自我牺牲。杨玉环并不是一个深居后宫只懂享乐的女子，在国家危难之时，她为了安抚将士，心甘情愿赴死，没有一点儿犹豫。

这12位女性角色，有些经过再创作，留在舞台上的形象已经和原著中大不相同了，比如说《狮吼记》中的柳氏。明代的汪廷讷最初创作这出剧作是为了讽刺柳氏悍妒，然而这样的主题并不适合当下的价值观。我理解柳氏的“妒”源于她对丈夫陈糙的爱和对丈夫感情专一的要求，所以我更愿意把她塑造成一位敢爱敢恨的女性，她对不平等的男权社会进行抗争，体现出她对夫权的蔑视。“河东狮吼”指的便是《狮吼记》中的柳氏，她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文人柳宗元一样，都是出自河东的柳氏家族，这样的出生给了柳氏抗争的底气，所以柳氏不是狡而慧的，她是娇憨的、可爱的。观众们也很喜爱柳氏这个角色。

我渴望读者们在阅读这本《步步娇》的时候，是轻松的、愉悦的。为了更加方便读者的阅读，我在解读这12位女性之前，先介绍了这12部昆剧故事，并分别用古诗为这12位女性形象做释。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已年过耄耋，他一生都致力于昆曲研究，是当今最权威的昆曲研究专家。他非常喜欢我写的这本《步步娇》，并为这本书作了序，在此一并感谢。

我的恩师张继青曾多次和我说过，国家越来越富强了，文化越来越自信了，大家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了，喜欢昆曲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代昆曲人是赶上好时代了。她多次嘱咐我不要忘记作为一位昆曲人的历史使命，一定要把昆曲艺术给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中国的昆曲。她的这些话我一直牢牢记在心中，我也会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不辱一名昆曲人的使命，学好戏、演好戏、传好戏，将昆曲艺术发扬光大。

新书馆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第二辑）：书写生命 墨染人生

阅读提示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极具现实色彩，无论是从文学叙述的技巧、叙述的角度、叙述的心态，还是对生活的理解，在世界当代著名作家中都独树一帜。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安妮·埃尔诺作品集（第二辑），系统地向中文普通读者、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展现世界当代文学的多样性。

■ 俞琏

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作品集（第二辑），包含《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相片之用》《看那些灯光，亲爱的》《外面的生活》《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五本书均为国内首次引进和出版。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海滨小城伊沃托，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食品杂货店。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在讲述她的经历与回忆，都是真实的故事或是耳闻目睹的事情。她曾于1984年凭借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获得法国雷诺多文学奖，并于2008年以小说《悠悠岁月》荣获法国杜拉斯文学奖，于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第二辑）在内容、体裁、题材上更加多样，其中既有作家早期处于文学探索阶段时的虚构类作品，如《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也有纪实类非虚构作品，如《外面的世界》；既有探望病中母亲的日记体作品，如《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又有《相片之用》这种两位作者围绕同一个主题创作的“四手联弹”创新作品。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一部关于衰老、死亡和母女关系的沉思录。书中真实记录了作者照护失智症母亲时的沮丧、恐惧与和解，感情克制却直入人心。它记录了安妮·埃尔诺试图帮助母亲从阿尔茨海默病康复，但最终徒劳无功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感受到的内疚、恐惧和沮丧。

就像从未和解的童年暴力记忆和无法释怀的对母亲的爱一样，虽然“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会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有些事情将永远存在”。“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作者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埃尔诺对我们所有人的告白，告诉我们从生活的痕迹中找到新的希望。

——《相片之用》

安妮·埃尔诺曾和她的爱人马克·马力，拍摄下14张两人温存过后的杂物相片。在拍摄这些相片的前后，埃尔诺罹患乳腺癌。这位用自身经历书写生活的作家将自己缺失的身体转移到相片之中。对她来说，相片的用途不是记录过去，而是面向现在和未来。

《相片之用》用文学诠释“向死而生”，用文字写下的“相片”，记录着昨天的欲望、今天的缺席、明天的死亡预兆。一旦用手触摸照片，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就会渴望和作者一起用照片和文字超越我们无法战胜的时间。

——《看那些灯光，亲爱的》

安妮·埃尔诺一直在突破关于哪些故事值得讲述、哪些主题值得探讨的约定俗成的界限。在《看那些灯光，亲爱的》中，她将目光投向了大卖场和超市。这是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个特征，但在文学作品中却鲜有关注。这本书是安妮·埃尔诺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书写，作者通过观察超市，思考社会阶层、消费主义、女性地位，深入地凝视平凡的生活。

埃尔诺用一年多的时间记录了她对位于巴黎郊区的大型连锁超市欧尚的访问。在她看来，超市是“一个巨大的人类聚会场所，一个真正的人文景观”。她用无情的犀利观察，打量着这个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场所，号召探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

——《外面的生活》

《外面的生活》是一部长达7年的社会观察记录。在这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日记中，埃尔诺将她的视角转向了生活中那些日常小事与国际大事的交会点，反映了私人生活与更广阔世界的相遇。从波斯尼亚的战争到全球的贫困和艾滋病等社会问题；从巴黎地铁里的恐怖袭击到与商店店员的细微互动……埃尔诺发人深省地观察，描绘了世界对内心生活形态短暂而持久的印象。

——《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

《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的主人公是一位初中毕业即将步入高中的青春期女孩安娜，她渴望了解世界，接触他人，但终究无法摆脱冥冥之中的孤独。伴随着成长，安娜对父母、教育和性的感受也在不断变化，她变得更加成熟，但也更加矛盾和不快乐，失去了中学时代的纯真。她发现自己在教育水平和世界观上都超越了父母，离他们越来越远。

安娜的故事在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和意识流写作的描述下精彩纷呈。这部作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埃尔诺的写作风格的发展，还让我们见证了一位大师的文学转折点。

观演阁

生命如海，见证女性力量的奇迹

——关注张翎小说《归海》新书分享会

阅读提示

近日，“在写作中抗拒遗忘——张翎小说《归海》新书分享会”在杭州纯真年代书吧举行。温州籍海外华文作家、编剧张翎，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翟业军与作家、资深媒体人萧耳共同聊了聊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女性的力量以及跨文化语境中的情感疗愈。《归海》通过描写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探寻了中国女性的人生磨难与命运浮沉，并延伸至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个体生命的记忆。

“在写作中抗拒遗忘——张翎小说《归海》新书分享会”现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贺雅慧

近日，“在写作中抗拒遗忘——张翎小说《归海》新书分享会”在杭州纯真年代书吧举行。温州籍海外华文作家、编剧张翎，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翟业军与作家、资深媒体人萧耳共同聊了聊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女性的力量以及跨文化语境中的情感疗愈。

在《归海》中，张翎借助一位中国普通母亲的身世传奇，拆解出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编码。读者将跟随女儿的足迹，在中国历史深处，与一个生命再度相逢——含辛茹苦的母亲、战斗英雄的妻子、野战医院的护士、战乱年月的阶下囚——我们就此辨识出一位女性的苦难、泪水与创伤，并铭记下一位母亲的坚韧、智慧与勇敢。小说通过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探寻了中国女性的人生磨难与命运浮沉，并延伸至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个体生命的记忆。

生命给的全部都是礼物

纯真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朱锦绣是张翎高考时的同门，她在欢迎致辞中回忆了和张翎在温州同窗时的往事，也提到了她上大学的缘起。她说：“197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爸爸、四哥在郊外新屋院子里吃晚饭，不知说起什么，我四哥嫌弃地说，你们女孩子真是笨，都不知道北京在哪里，上海在哪里，广州在哪里。那天我特别生气：‘你们男的都不用做家务，可以围着大人听故事，自然要见多识广。我要是有这样的时间，就不会比你笨。不然，我们一起去参加高考，看谁考得上！’我老爸放下筷子，说：‘女儿，你去考！考上了，没有钱，我把房子卖掉也供你去读大学。’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思议，是我四哥的刺激让我要参加高考。1979年张翎考上了复旦大学；我也运气得很，考上了厦门大学。”

张翎对此感慨颇深，她16岁停学，工作五六年，也是很不容易才从工人上了大学。谈及为什么从小就有文学梦想，但第一本书到41岁才出来时，她引用了伍尔夫的名言：“一个女人要成为作家，要有五百英镑的年收入，一个自己的房间。”任何人想实现梦想，必然要有经济独立的思想空间。长篇小说《望月》出来时，她已经41岁了，正好也已经度过了新移民对周围环境大改变产生的激烈的反应。长久的等待虽然让她失去了瞬间激情，但给了她一种长久的创作的生命力。张翎说：“生命中所有经过的艰难的东西，都是好的，生命给我的全部都是礼物。在这个阶段，能够写出《劳燕》《归海》，一定有我的某种生命体验在起作用。写出春雨这样的人物，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有我的影子，看到了温州女人的确可以是这个样子。”

从苦难中汲取力量的女性

《归海》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异国婚恋故事。一对中国母女，与一个开办听力诊所的加拿大男人共居于一个屋檐下。母亲袁春雨的猝然长逝，让女儿袁凤对母亲的身世产生了好奇。以母亲留下的一个箱子为线索，女儿与母亲的姐姐——长住上海的梅姨袁春梅建立了联系，从多伦多到上海再到母亲的故乡温州；从2011年到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地点线与时间线的交织，让一段几乎被埋藏的往事浮出地面。

翟业军谈到，他觉得张翎就是她笔下的温州女人，任何苦难都打不烂锤不死，从苦难中汲取力量，很容易爆发出生命能量和女性本能。

“张老师小说里面的女性，一定要谈恋爱吗？爱得死去活来，很多时候不是爱对方，而是爱着粉身碎骨的爱本身，并从中汲取力量。男人走开，女人爱着自己。”翟业军举了《胭脂》里的例子来说明：章鱼在深海里面游，非常优雅迷人，但只是个幻象结构，拿出来只是一堆黏液，在一个幻想结构里面，那个可以为之疯狂的男人，实际上很普通。男人是个幻想，具备爱的能量的女人才是重要的。

萧耳认为，《归海》把生命当中能够想到的苦难，都写到了。书中的女性，跟水一样柔韧、顽强有生命力，且生生不息。张翎补充说，春雨春梅两姐妹包括她们的妈妈，三个女人都是生命力强悍而且有生存智慧的人，尽管采用不同的方法。